

空中网 kong.net 新心计吧

美人心计

报帝恩

怜念
我本是仙

天津人民出版社



怜心 著

报玄恩

我本是仙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帝恩：我本是仙/怜心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7

(美人心计)

ISBN 978-7-201-06625-7

I. ①报… II. ①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739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字数：300千字 定价：23.80元



目录

第一章：魂灭无依葬花海	1
第二章：报帝恩化为人身	14
第三章：一点芳心撞媚眼	27
第四章：母别子，子别母	35
第五章：王母冰魂玉瑶生	44
第六章：万贞儿福祸相依	53
第七章：亲恩泽，风为身	64
第八章：昆仑山巅恩爱眠	88
第九章：烈烈金凤化人身	93
第十章：帝俊生死亦相随	106
第十一章：生母血肉喂凤凰	111
第十二章：玉帝思儿思白头	118
第十三章：红尘万丈母断肠	131
第十四章：哀大莫过于心死	137



目录

第十五章：帝醒，天涌地翻	153
第十六章：孺儿重生毕方封	160
第十七章：狐狸血泪天婚成	170
第十八章：生母死，却相忘	179
第十九章：万贞儿气绝长卿	193
第二十章：忆生母，破封印	200
第二十一章：王母醒，九天乱	221
第二十二章：人间孽缘情难了	233
第二十三章：赤水苍木花竟开	244
第二十四章：奈何桥上等三年	254
第二十五章：佑樨大婚孺成神	263
第二十六章：红妆嫁，惊三界	279



第一章

魂灭无依葬花海

传言，我出生那天，凡间的凤凰齐齐冲上九重天，撞上凌霄宝殿的擎天大柱，悲泣震天，自焚而亡。我王父玉皇大帝权倾三界，统御万灵，却管不了这些火凤凰。他最后说，那是“凤凰涅槃”，凤凰借此得到重生，得到永世的不死。

他说，这是极好的预兆。

可是，这九重天上，却不是这样传的。

过了千千年，传到我耳的，依然是那句“玉皇陛下的小公主，是妖孽重生”。母亲天后娘娘看到我时，也不再欢喜，甚至多次劝王父，将我放逐下界，众神亦是劝王父将我放逐。

王父却固执地对我说：“你是我最疼爱的女儿，王父就算违了众生，也不会与你分离。”他说：“假如众神湮灭，我们只是寻常的凡人父女，那该有多好！”

我不能明白，却搬离了王父的太微玉清宫，开始静待众神湮灭。

终有一天，王父眼里含泪对我说：“玉瑶，你下界去昆仑仙境找你姑姑西王母。她会好好待你。”

于是，我被放逐。

我在高高的昆仑仙境生活了五千年，用法术将自己困在神殿，与众神划清界限。王父多次踏足昆仑神殿，在外呼喊我，交代几句，却从未再见我。我亦固执地等在昆仑神殿，虽有齐天寿命，却始终在等与众神一起灰飞烟灭。

又过了五千年。



王母姑姑说：“瑶儿，你的天劫将到，需得飞上九重天应劫。”

神仙并非不死不灭，每一万年就会遇到一次天劫，重重天劫极有可能让神仙灰飞烟灭。

我的王父，经过亿劫，始成玉帝。

就在我度完天劫，再次冲上九重天时，不想脚刚落地就被一道天雷击中。我带着浑身伤痛，用尽最后一丝真气飞到母亲寝宫。我就那样笔直地倒在她脚下，卑微地仰头看她。我在祈求，祈求她施法救我。她却狠狠一笑，一掌拍在我背上，拍得我魂飞魄散。

虎毒尚不食子。

可是我的母亲，竟然如此狠心。

我不明白。

我的身体在灰飞烟灭，最后消失的刹那，我看到王父飞奔进了寝宫。他在悲戚哭喊：“玉瑶！”他主宰宇宙，统领万圣，却独独救不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消失。他向苍穹悲吼，天宫地动山摇。他张开双臂，跪向这茫茫天地，眼泪顺着脸颊滴下九重天下的凡间，海水在汹涌咆哮。

而他，跪成最悲伤的落日。

九重天悲音四起。

王父呵，我一直在等众神湮灭的混沌之初。

却始终未能等到。

你说我们若是寻常的凡人父女，那该有多好！

可惜这个心愿，终成了绝望。

王父呵，如今我已死去，成为这茫茫宇宙的小小尘埃。而你，依然是高高在上，受万人膜拜的玉皇大帝。

再次有感觉的时候，我只是一缕孤魂。观音坐在莲花座上，手持净瓶杨柳。她说：“玉瑶，幸得你魂飞魄散时，留有一丝怨念，本座才能保住你之魂。”我身体虚浮无力，脑袋一片混沌。观音说：“现在，我将你锁入梅花花蕾之中。”她左手持净瓶，右手持杨柳枝，稍蘸甘露，洒在我身上。我的身体被一股极大的吸力吸入红色花蕾之中。

她将花蕾托在掌心，面容沉沉：“玉瑶，你需得谨记，从今往后，你只不过是凡尘一朵花精。倘若有朝一日，你见了亲人，万万不能透露自己身份。否则，就连本座也帮不得你。”

我脚下一软，彻底绝望。

那日将我送到昆仑仙境，王父说，玉瑶，终有一日，王父会将你接上那九重天。

我等了几千年，却终究没能等到。

结果，我等来的是，我的生母，将我活活打得魂飞魄散。

观音仿佛看穿我，淡淡道：“你也不用伤心，本座应允你，待你在凡尘轮回十次，本座便导你重入仙班。到时，上了那九重天，本座自会当面问清天后，为何那样对你。”

我悲凄点头。

观音手心一扬，将我掷下九重天。

我在花苞之中，朝九重天上的王父，跪膝叩首。

这一拜，是父女缘尽。

这一拜，是天各一方。

这一拜，是永世不得再相认。

我以为十世轮回很易过，可是却没想到天上一日，人间一年。我躲在这小小花蕾之中，一天一天挨，只觉日子堆积如山，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慢慢的，我不再去想九重天的王父，开始留意身旁的一切。譬如，这一世，我身处在明朝成化年间，当朝天子是朱见深，他极宠爱一名叫万贞儿的女子，旁人都唤她万贵妃。

这万贵妃，说来也歹毒，我三番四次瞧见她吩咐婢女用堕胎药打掉其它妃嫔的胎儿。她不但宠冠六宫，而且是威行朝野，连皇帝都拿她没有办法，对她的作威作福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独处在宫墙里，孤单度日，唯有一只狐狸经常在深夜时节出没在我身边，它总是贼头贼脑地叼着只烤得香喷喷的鸡在梅花树下大啃。刚开始，我以为它只不过是普通的畜生，直到有一天，他在梅花树下幻成人形，我才晓得，原来是一只狐狸精。

听说狐狸精大多俊美。

这只狐狸更是极品，一副好皮相，令我都垂涎三尺。

一日，我终于忍不住，在花心里对它说：“待我冲上那九重天，一定把你收为坐骑。”他在树下抬起头，盯着树枝，仿佛听到了。

怎么可能？！

观音当日将我扔下凡间的时候，用仙术封了我的气味。她说但凡妖孽神仙，一概都瞧不见我，除非法术比她还高。

狐狸精却飞身在半空中，对我这只花苞伸出舌头，直舔。

我恶心极了，恨不得钻出花心跟他大打一架。

可是观音说了，在我未滿十世轮回之前，出不得这花心。

我只得大骂：“有种你进来，我一定打得你夹着狐狸尾巴逃走。”话音刚落，狐狸精便失踪了。一缕轻烟淡淡地飘浮在我面前，轻烟渐渐地幻成人形。我错愕地盯着面前的狐狸精，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更害怕。这一万多个年头，看到多少妖精从梅花前经过，可是，从来没有妖能看到我。

他却能冲破观音的结界跑进来。

他现形在我面前，双臂交抱，一脸慵懒地说：“我进来了。”他将脸凑到我面前，那双勾人的丹凤眼直眨：“只听过梅花精，可没听过梅花苞精。”他用舌头舔了舔唇，双眼睁得死大：“不晓得你好不好吃？我把你活吞下肚增加功力如何？”

我心里一抖，脚下的花蕊极软，全身的骨头都仿佛软了，就像那天从九重天被观音扔到下界，惶恐到全身发软，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得干净。

他突然将手伸向我，却扑了个空，他惊讶地睁大眼说：“怎么可能？”我这才松了口气，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只是一缕魂魄，我的身体已经被母后打得烟消云散。他来了兴趣，一双炯炯盯着我，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梅花精。”

“怎么可能？”他直撇嘴，“你看上去也修炼了千儿八百年，怎么可能没实体？”

“一万零九年。”我骄傲地盯着他，说，“我修炼了一万零九年。”他微微一怔，随即双手一拍，哈哈大笑：“一万零九年？”他笑得眼泪迸出，“就你这副如鬼的样子，还修炼了一万年？狐狸一千年都能成天狐了，你花精一万年，只怕早已成仙了。”他双手叉腰，笑得更灿烂：“骗鬼去吧！”

“你是鬼么？”想到他刚才想吃我的恶行，我嗤鼻，“臭狐狸一只，整天就知道偷鸡摸狗，连鬼也不如。”

他亦是学我：“我摸狗了？我顶多顺手拿鸡。”

我“扑哧”笑出声，他微抿嘴，笑出浅浅的细纹，问：“你笑什么？”我不吭声，心里却一直在提防他。他手指朝我一伸，白光一闪，突然多了一条白绸缎缠在我腰间。他手指一勾，我竟然飘到他面前。他身材

极高，近处一看，整张脸更是精雕细琢，轮廓分明。

可惜了这副好皮相，竟然生在这种人脸上，简直是造孽。

他笑眯眯地说：“小花精，我把你带到狐狸洞，让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我心里恐惧，嘴上却不依不饶：“观音的结界，你冲得破么？”他满面微笑，眼里却清澈得如同一面镜子：“来去自如。”

我原以为他讲的只是大话，纯属骗我。可是，当他搂住我的腰冲上那花苞顶端时，我才晓得他讲的是真的。没等我反应过来，瞬间便到了他所说的狐狸洞。他的狐狸洞里建着简简单单的亭台楼阁，极其淡雅。

我“哇”的一声，猝不及防就哭了出来。

他懵了懵，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急急劝道：“倘若你不喜欢这布置，我重新变，你喜欢哪种，都依你。”

我嚎啕大哭，眼泪不止。那样的花开花谢，我终于熬过九世轮回，只待这一世，我便可以冲上那九重天，问我的母亲当初为何那般对我，可是如今，一切全完了。我最后一世的修练，被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狐狸给破坏了。他强行将我拉出观音结界，毁了我万年道行。

现在，我真真是只鬼。

这一辈子，再也别想冲上那九重天。

以后的千千万万年，甚至永生永世，都无法再见到王父。

他说：“你莫哭。”他双手握成拳，直给我作揖：“我最讨厌眼泪那东西，大小姐，小狐狸在这里给你赔罪。”

我胸口一抽一抽地痛，就仿佛那日，母亲一掌拍在我背上时的撕心裂肺，全身上下都仿佛在被人一刀一刀的刮。我捂住嘴，眼泪漱漱流下，眼泪朦胧之间，就像回到了九重天，王父将我抱在怀里，踏上七彩祥云，跟我一起游遍九重天。

他说，假如众神湮灭，我们只是寻常的凡人父女，那该有多好！

我一直在等众神湮灭，一直在等混沌始初，可是，我没能等到。

我躲在花心中，每日每夜只是望向那九重天，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还是可以见到王父。可是现在，彻底完了。

狐狸焦急切道：“若不然这样，你许一个愿，我帮你实现。”

我还是流泪，哭声却越来越小，慢慢地，只是变成哽咽。我声音发抖，手指九重天：“我要众神湮灭，我要混沌始初，我要跟王父只是普通



父女。”我目光似刀一样看向他，流着泪问：“你能做到么？”

他眉头一挑：“王父？”

我突兀就冲向他，却穿过他的身体，我掩面嘤嚅而泣。

他语气无奈：“莫哭莫哭，我是帝俊，你认识帝俊么？”

我气得直跺脚，脚却触不着地，我直嚷：“鬼晓得你是个什么东西，反正你毁了我的万年道行。”

他慢慢安抚我：“莫急，我把你送回梅花苞就是。”我睁开眼从指缝看向他，警戒地问：“回去还有用？”

他轻耸肩，如实道：“我也不晓得。”

我一听，更是嘶哑着嗓子大哭：“只待十几天后的花开花落，我便可以冲上九重天，现在，全让你毁了。”

他说：“九重天其实不好玩。”他语气无比认真：“我跟你讲，那里太冷漠了，人间更好玩，真的。我发誓人间好玩。你就待在人间吧！”

“你说谎。”我心碎不已，“你又没上过九重天，像你这种小狐狸哪里懂？”

他叹了口气，说：“我是上仙。”

明明就是狐狸！

我张牙舞爪地再次冲向他，岂料，再次扑个空，穿过他的身体。他手指发出一道红光往我身上一指，一套红纱对襟襦裙穿在身上，袖长委地。我怒极而问：“这套鬼衣服是什么？”

他嘻皮笑脸：“赔罪，小狐狸赔罪用的。”

他突然往我腰上一搂，带我飞出狐狸洞，最后，又落回花苞里。

他到底是谁？竟连观音的结界也视若无物？！

刚回到花苞，他却丢下满脑疑惑的我，撒腿就跑。逃跑的时候，还没忘记把白绸缴收回。

这只狡猾该死的狐狸精，有朝一日，待我冲上九重天，一定把他降来做坐骑。

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挂在御花园绛雪轩前一棵梅树上，不同的是，已经几天未见着那只狐狸精。那畜生故意躲我！

这一天，突然有只烤鸡从外面掉了进来。

我抬头一看，又是那双勾魂的狐媚眼。

他叫我：“小梅。”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他笑咪咪地说：“要不要我再带你去溜达溜达？反正你已经出来一次了，我想再出来一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想拿起烤鸡，扔回给他，不料，烤鸡却穿过我的手掌。我心下一震，几乎忘了，我只是魂，含着一口怨气的魂魄。

空中袭来一缕白光，腰间又再次缠上了那条该死的白绸缎，那只狐狸在叫：“小梅，我是不是太聪明了，竟然会用这样的法子带你走。”他说：“你虽然是魂，可是，还是有东西能缠住你。”

我用力扯着白绸缎，可是力气都用尽了，缎子却丝毫无损。

狐狸眨着眼叫：“莫怕莫怕，反正已经出去过一次了，也不差这一次。假如真的无法成仙，我去观音那里帮你求求情，让玉帝老儿在仙籍上面加你一个名，你先告诉狐狸，你叫什么？”

“你不是叫我小梅？”我语气不好，他一怔，随即嘻嘻一笑，手用力一扯，将我扯出花苞。我一看四周，还是大白天，幸好没出太阳，天气阴暗。狐狸将脸凑到我眼前，猛眨眼：“你叫什么？”

我转过脸去。

他再次凑到我眼前，灼人的气息喷在我面上：“不要这样，我一定不会耽误你成仙。假如你当真成不了仙，就把我的狐狸皮剥了解气。”

我冷冷哼了下，依旧不做声。

他“呃”了两声，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一定是出了花苞，你就不敢开口说话，你怕一开口，妖气泄露，让别的想修炼成仙的妖生吞了你。”

我执拗地不看，不出声。我突兀起身，站在结界乱踩，以为能回去，却一无所获。我只得对狐狸吼：“送我回去。”他躺在花苞上，双手勒住后脑勺，一脸悠闲：“不要。除非你告诉小狐狸，你叫什么？”

我心一急，不顾一切，从花苞顶端往梅树下一跳，我身体在降落到地上的时候突然一阵发热，直直跌倒在地上。抬头一看，我竟然穿过了一个女人的身体，而那个女人，竟然是万贵妃万贞儿！

她声音尖锐：“什么东西？”她仿佛感觉到了我，我心下一揪，连忙抬头看向狐狸，狐狸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万贵妃蹲下身子，鼻子在我四周嗅来嗅去，不知道为什么，她每嗅一下，我腿便哆嗦一下。她身旁的奴婢也急忙问：“贵妃娘娘，怎么



了？”

万贵妃将脸凑在我面前，双眼灼灼，我盯着她的双眼，脚更是抖得厉害，她像是看到了我，因为我在她眼珠里，看到了我的身影。

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一个普通的凡人，怎么可能瞧见我？！

她却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抿嘴浅笑：“没事。”她双眼发狠地盯着我，笑得更痛快，“只是这梅树还没开花，不能叫皇上过来欣赏。”她转身走，我的心悬得更高。

她一定看到了我。

狐狸不知几时跳下来，将我抱起，飞上了梅花苞，他说：“小梅，万万不能惹她。”

我错愕地问：“为什么？”

他说：“反正别惹她。”

我笃定地说：“她刚才看到了我。”

“真的？”

“真的。”我将双手环上他的后颈。

他脸突然绯红，支支吾吾道：“我说小梅，你叫什么？”

“死狐狸，我干吗告诉你？”我唾骂。他脚一蹬，我们又再次进了花苞，他俊颜红得像被火烧：“小梅，你在撩拨我。”

“什么？”我眉头一锁，不明所已。

他轻咳了两声，突然低下唇，在我脸上轻轻一吻，他问：“你明白了么？”我震惊地盯着他，明白了……他将我抱在怀里，我双手箍在他后颈，他唇印在我脸上，而我，感觉到了他的体温——我不是魂么？他怎么能碰到我？！

他嘿嘿发笑：“小梅，其实我身体还在狐狸洞，我是出魂来看你的，现在我也是魂魄。”我闻言大怒，一掌朝他脸上劈过去，他将我急急往空中一抛，我一屁股砸在花瓣上，竟然微微有痛意。

他哭笑不得：“小梅，哪都能打，就是不能打小狐狸的脸。”

我一跃而起，指着他大骂：“你竟然出魂来捉弄我！”

他连连摆手：“没有捉弄。”

我火冒三丈：“那是什么？”

他说：“是勾引。”他又死力摇头，“不对，不是勾引，是……是……捉弄，捉弄，对，就是捉弄。”

我怒气冲天地朝他扑过去，他身形一闪，已经出了苞，他说：“小梅，别那么大的火气。我先回去了，离肉身太久了不好。”

我眼睁睁地看他逃跑，没得法子，因为我出不了观音的结界。

过了一小会儿，他又耷了回来，问我：“哎，小梅，你究竟叫什么？”

我一口气憋在胸口，脱下有淡淡梅花香的布鞋，朝结界扔了过去，他眼疾手快地往结界口一捞，布鞋抓在手中，“小梅，你真是太好了，这鞋子，我暂且收了。我赠你红衣，你赠我鞋子，咱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呵。”他郁闷极了，“不过小梅，我要鞋子没用，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气得大吼。

这家伙。

究竟是狐狸还是猪？！

他突然又下了梅花苞，将手指往我额头上一弹，放声大笑：“刚才是真的捉弄你，谁叫你不告诉我，你的名字。”他将鞋子扔在我脚下，笑得极坏：“下次再用鞋子扔我，我把你生生吞了。”

我朝他扑过去，他一闪，又出了花苞，声音从空中传来，“小梅，我真的走了，明天再来问你名字。”

我气得全身都软了。

真是可恶！

死狐狸，我一定要把你降来做坐骑！

终有那么一天，你一定是我的坐骑！

咱俩走着瞧！

夜晚发呆时，我细细看这套红纱对襟襦裙，突觉好看。王父向来不喜爱我穿红衣，他总是说：瑶儿，天底下的颜色穿在你身上，都好看极了，除了红色。

我素知王父的心事，知他是因为我出生，那些凤凰自焚而亡时，漫天的红光笼罩九重天。那样的熊熊大火，血一样的颜色，是他心底最大的魔。他不晓得为什么，他一心宠爱的小女儿出生，会有那种异像。

我坐在苞蕾里，指腹慢慢摩娑着裙，仰望茫茫苍天时，双眼突然灼痛，我眼睁睁地盯着那漫无边际的星空，眼泪沁出眼眶。



王父，我仰望这些星子，心心念念的是你。

那么，你呢？你是否也在俯视凡尘？

可能，你早已看到过这棵梅树，可是，你没能认出我。你不知道你最珍贵的小女儿如今只是一缕幽魂，连个凡人也不如。

就算往后，我们能见着面，你也只会喟叹：瑶儿她，跟你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我的身体突然左右晃动，在花苞里滚了好几回。我急急往下一瞧，只听到那万贞儿在说：“这梅花太妖艳了，我不太欢喜血一样的颜色。”她委地衣袖一挥，嘴角皱纹深深：“替我烧了它，换株美人梅。”

太监高高举起了火把，侍卫拿起斧子在梅树下砍伐，梅树的花苞纷纷坠下，漫天火红得像血一样的花苞在纷飞。我心里惶急，却只能干跺脚。属于我的梅花苞没有像其它苞蕾一样落下，而是坚如磐石。

所有梅树并排倒下，万贞儿在冷笑：“烧。”

熊熊大火在焚烧，我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就仿佛出生那时，漫天的凤凰冲上九重天，悲泣而焚！它们身上全是火，双眼更像血一样红。

妖孽。

九重天，各路神仙都传言我是妖孽。

母后也从不正眼看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可能连妖都不如。

若不然，她怎会生生将我打死。

我身体渐渐变得虚弱，整个人趴在花苞里，像是被人抽空了全身的力气。我眼泪漱漱而下，十根手指弯了弯，想攥成拳头都没了力气。四周开始灼热，我睁大眼，看着外界的火像蛇一样到处钻，却只能等死。

外头的万贞儿心满意足地下令：“回寝宫。”

火终于烧上了我这朵花苞的树枝，火光将四周的夜色都冲淡了，只遗一片暗红。我脑中慢慢变得一片混沌。朦胧中，听到有稚嫩的男声在问：“张公公，刚才那人就是万贵妃么？”

“皇子得小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了密室。”

“可是，我想母亲，我想见见她……公公不是说，约她前来，怎的不见她？”

“皇子，纪娘娘只怕是来不了，皇子不如早些回去……”

男童没有哭闹，我恍恍惚惚，又听到他在问：“这断根的枝桠还能养活吗？”张公公回他：“只怕不能……”

“当年母后也说我养不活，定会被万贵妃毒死，可如今我也这般大了。”小皇子说，“不如试试吧。”我眼前一黑，只觉天昏地暗，慢慢失去了知觉。

再有知觉的时候，我身体的每一寸，就像被人在用刀刮，我疼得在花苞里滚来滚去，仿佛快要魂飞魄散。外头传来抽噎声，一声一声，像是强行压抑住的细细抽泣声。我抑着疼痛，抬眼一瞧，只见一个面黄肌瘦，发长委地的小男孩看着我的花苞在抽泣。他将手指慢慢伸向我，嘟着嘴靠过来，他在花苞上极轻地，极轻地亲了下，他流着泪说：“我没能见到母亲，可是我寻着了你了。”

我不大懂他的话。

他说：“我没有见过爹娘，我想见他们。可是张公公说出了这密室，我就会被人害死。今儿是我头一次出这密室，我把你捡了回来，我想养活你……”他的眼泪滴在花苞上，我身体的疼痛遽然减轻。男孩依然在哭：“可是你看上去，就要谢了，就要死了……”

死……

我心狠狠一揪，害怕这样的字眼。

以往的无数千年，我都在等死，在等众神湮灭。

可我等不到。

现在，我不能死。

倘若我死了，我的王父会忘记我。

他可能记得我一千年，一万年，甚至无数万年。

可是终有一天，他会将我遗忘，将我从他的记忆里抽离。

所以，我不能死！

我全身依然痛不可抑，痛得眼泪都沁了出来。小男孩又絮絮低语：

“梅花，你知道吗？我一个人躲在这不见天日的石室，夜夜做噩梦。现在，终于有你能陪着我，你不能死……你也有生命的，是不是？现在，你是不是也很疼？你是不是也害怕死？”

他只是个思想天真的小孩，可是他却道明了我的心事。他继续天真地说：“我听张公公讲过故事，他说沙漠里有一只公狼和母狼，因为没有水，母狼快死之际，公狼生生咬开自己的肉，将自己的血喂给母狼喝……血能救你，是不是？”他竖起自己的食指，狠狠一咬，那一滴滴鲜



红的血滴在花苞上。

他以为这样能救我。而我，竟然奇迹般地不疼了，那些血仿佛注进了我的身体内，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坦。我看到我的苞蕾竟然一瓣一瓣地在绽放，在这个夜晚，三滴血之下，开出火一样灿烂的花朵。

我坐在火红花心上，脸如同以往的千千万万年，贴在结界之上。结界亦如以往的冰冷，可是心里却是热的。因为我身体里，有他的血。

小男孩睁大眼，不知所措地盯着梅花，突然就大叫：“你活了！”他目光炯炯，如同九重天上的繁星一样明亮：“梅花，你也有性命的，是不是？”

“是。”我极大声地回答。他呵呵笑，一双眼更闪亮：“我听到了，你说是。”

“你怎么可能听到？！”我不以为然地盯着他。

他自言自语地喃喃：“梅花，我真的听到了……”他将我插在水瓶里，将水瓶抱在怀里，拼命按向心窝，一字一句，极认真道：“我用心听到了。”

心？他有心，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一缕魂。

他忽然又哭了起来：“梅花，你知道吗？张公公说，娘亲是万不得已才将我送到密室。只要我出了这密室，定会被万贵妃毒死……我不懂，万贵妃不是父亲的妻子吗？为什么她要毒死父亲的儿子？”

我心里一恸，伸出手，想要抹干他脸上簌簌的眼泪，可是，我手刚碰到结界就被挡了回来，我眼泪跟着落了下来。

曾几何时，我偷偷化做蝴蝶，飞到凌霄宝殿，结果，却看到众仙齐齐跪地不起，异口同声在喊：“请玉皇陛下将玉瑶放逐下凡。”那声声恳求，震耳欲聋。我原以为王父会如以前的千千次，直言拒绝。岂料他却说：“太白，你去昆仑仙境请西王母到上界商议玉瑶下界之事。”

男孩哭声愈来愈大：“梅花，我该怎么办才好？”

他亦如我，被困在这小小石室，见不得光，陪着他的只有无边的寂寞与黑暗。他仿佛被自己极大的哭声吓了一跳，左手将花瓶箍在怀中，右手发着抖捂住自己的嘴。我跟着他泪流满面，这个五岁的小男孩，为什么要遭这份罪？

他不懂，万贵妃为何要毒死他！